

纵是伟大传奇 亦恋烟火温情

——津沽赤子于敏诞辰百年 于辛追忆父亲家国深情

平凡忙碌又低调的父亲 对孩子的爱藏在“硬硬胡茬”里

“我父亲钟爱基础理论研究,总说越抽象的研究越有魅力。”于敏之子于辛的记忆中留存着一段与父亲的珍贵对话——“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?”“就是越抽象越好。”“你觉得什么最抽象?”“刚毕业时钻研的量子场论,就很对我的胃口。”

这段对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,源于作为核武器理论研究和理论设计的主要组织者、领导者和核心技术之一的于敏,常年早出晚归,于辛少有这样了解父亲的机会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,于辛眼中的父亲,只是一位平凡而忙碌的普通人,直到1985年前后,“于敏”的名字出现在黑板报上——向于敏、胡家骥同志学习。

“我又惊又喜,一路小跑回家告诉父亲。”于辛至今记得,当他满怀期待看向父亲,于敏却只是抬头瞥了一眼,轻声叮嘱:“那是他们的宣传,你别在外边乱说。”话音刚落,便再度沉浸书海。这份淡然在当时的于辛看来顺理成章,“那个院子里的叔叔阿姨都这样低调”。

忙碌的工作未曾磨灭父爱的温度。于辛记得,小时候无论父亲回家多晚,都会俯身亲吻孩子们,“硬硬的胡茬蹭在脸上,有点疼却很亲切”;出差归来,他会带回大白兔奶糖,“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将它泡在水里喝,奶香能弥漫整个屋子”。这份藏在细节里的父爱,成为于辛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

婉拒“归队”邀约 一纸报道解开30年谜团

“我重新认识父亲,是在2012年母亲去世后。”彼时于辛开始照顾父亲,整理旧物,一份1987年5月12日的《工人日报》让他深受震撼——报上刊登着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的署名文章《学习于敏,为祖国强盛而拼搏》。文章详述了于敏在科研骨干大量调离的“危急存亡之秋”,毅然扛起核武器理论设计学术领导重任,凝聚团队攻克难关,推动我国核科研实现“质的飞跃”的峥嵘过往。

2019年1月16日,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溘然长逝,今年又逢于敏诞辰百年,让我们循着于敏家人的记忆,走进这位蓟运河滋养的天津赤子的生活日常,感受他藏在国之重器背后的柔情与烟火。



于敏在北京的办公室阅读文件



上世纪70年代初,于敏一家合影

这篇文章,让于辛眼中平凡的父亲变得立体而厚重。他终于理解,那些年全家经历的困顿与艰辛,都与父亲的家国抉择紧密相连——

上世纪70年代初,因工作需要,于敏一家从四川回京,却因没有北京户口陷入困境:一家四口挤在不足40平方米的房间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,奶奶从天津来京投奔,一家人的居住空间更显局促。为给孩子们腾出学习之地,于敏便在狭窄的过道里摆上凳子当书桌,借着微弱的灯光彻夜钻研。

“上世纪70年代末姐姐生病,因没有户口,母亲只能借邻居的户口本让父亲去医院挂号。”于辛笑中带泪地回忆,父亲不会撒谎,被护士问起“爱人姓名”时,他因情急未看户口本而语塞,只能红着脸尴尬一笑。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,1978年中科院恢复建制,钱三强亲自找到于敏,希望他“归队”重返基础理论研究领域。这份邀约

让全家欣喜不已——孩子们可不必再去四川参加高考,全家的户口问题迎来转机、居住环境也有望得到改善,但这份邀约被于敏谢绝了,他毅然选择留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(九院)。

“笨拙”细节里的深情丈夫 逛街半途想到问题“失踪”

“若不是那篇文章,我永远不知道父亲的选择,是为了守住国家核事业的根基。”于辛话锋一转,忆起趣事,“对于父亲当时的选择,母亲也有过情绪,父亲尽力弥补,表现却略显笨拙。”

一次,于敏难得抽出时间陪家人逛街,却在商场门口停下脚步:“你们进去买,我在这儿等。”可当妻儿采购完毕出来时,却不见了他的身影。“全家寻觅无果,母亲就把我们送回家,又去单位找也没找到,等天黑了,父亲才慢悠悠回来。”于辛笑道,“母亲问他跑哪去了,父亲说想到一个问题,就躲到角落看书,

忘了时间。”还有一次,于敏看到妻子劳累,主动提出分担家务。“那时,家里有一台双缸洗衣机,父亲很少用,他想替母亲往里面倒水,倒了一盆又一盆。母亲很奇怪,怎么还没倒满,一看,洗衣机底下的排水阀门没关……”

于敏夫妇的相处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,他们的爱就藏在这些笨拙的细节里,也藏在独属于他们的默契与双向奔赴中。“父亲每次出差,都会带着母亲和我们的照片。出差回来,会特意给母亲带北京没有的玻璃丝袜。”于辛说,母亲既要上班,又要照料全家生活起居,做饭向来以快捷简单为主,有时午饭就是一碗面。可父亲无论多忙,都会坚持回家吃饭。母亲劝他“忙就别回来了,在单位吃省事”,他总嘿嘿一笑,依旧准时出现在家门口。

于辛回忆道,母亲去世后,他悄悄收起了母亲的照片,却发现父亲不知从何处找出一张,偷偷放在书桌下,默默凝望。“母亲生前想去杭州,父亲总因工作忙未能成行,这成了

他一辈子的遗憾。”于辛的声音里满是感慨。

科学巨匠也是“宠孙狂魔” 强调学习贵在专心重在兴趣

在科研领域,于敏是严谨治学的科学巨匠;在家里,他却是一位“宠孙狂魔”。“我父亲爱看书,一看就全情投入,谁喊也听不见,唯独小孙子的声音能让他立刻抬头。”于辛笑道。孙儿刚学会骑带辅助轮的小车时,在院子里骑得飞快。于敏见状,生怕孩子摔倒在后面紧追,累得满头大汗。“院子里熟悉的叔叔看了就笑,说老于这辈子从没这样跑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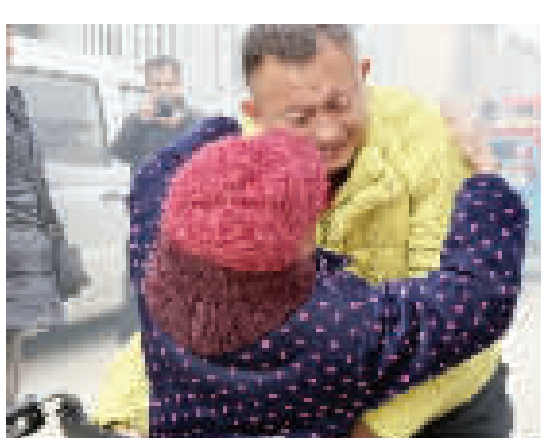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这份直白的疼爱,于敏更注重对孙子的教育。“父亲崇拜岳飞,教孙子学会的第一首诗就是《满江红》。”于辛说,父亲从不刻意说教,孙儿小时候学奥数,一旦表现出不专心,他不会批评指责而是轻声提议:“要不先休息会儿再回来?”于敏反复强调,“学习之道,贵在专心,专心源于兴趣,兴趣源于学习中心有所悟,心有所悟源于钻研深思”。

于辛记得,天津老家早年挂着“诗书传家久,读书记事长”的家训,这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精神信条。于敏将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”奉为人生座右铭,他不仅用一生践行着这份融合了家族传承与个人信念的初心坚守,更在实际行动中,将这份天津人的风骨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后世子孙。

记者手记:

在于辛关于父亲的表述中,“普通人”“惦念家乡”“爱家”“感恩”是高频词。于敏,这位众人眼中的天才,是一位能把课本读四遍的人;这位“氢弹之父”是个拒绝“贴标签”,对儿子挖掘他的故事闭口不提的人;这位天津汉子吃什么都行,唯独看到老家带来的贴饼、熬小鱼、煎饼果子,一见就笑,吃得满心欢喜……这些高频词背后,是于敏身上天津人精神特质的完美诠释。隐姓埋名28载,这位有情有义的天津儿女,用一生向世人昭示:最伟大的传奇,永远蕴藏在最朴素的烟火温情与最坚定的家国担当之中。

记者 郑宝丽
图片由于辛提供



母子相见

雾散了 30年终于找到家了

靠宝坻区救助站和科技手段 安徽籍聋哑人近日和家人团聚

49岁的蔡小化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望疃镇蔡桥村人,小时候生了场大病,打针落下后遗症成了聋哑人,也不识字,平时只能靠手势跟别人交流。1996年一个起雾的日子,19岁的他帮邻居叫人去吃席,结果把写有自家地址的纸条弄丢了,司机又忘了喊他下车,就这么跟家人断了联系。之后30年,他从老家跑到北京漂泊了几年,又辗转到本市宝坻区靠打零工过日子。2023年出了一场车祸,遇到了宝坻区救助管理站(文中简称宝坻救助站)的工作人员。靠Y染色体比对技术,蔡小化近日终于在老家的村委会与母亲团聚。



蔡小化家人和李林松站长(右一)

大雾里迷失回家路

1996年,蔡小化邻居家的小孩六岁了,按村里规矩要办剪燕尾的席,邻居家孩子他爸跟他大伯闹了点别扭,孩子他爸在家张罗事儿,大伯还在镇上干活没回来。蔡小化跟这位邻居的哥哥是工友,就主动揽下了叫人的活儿。蔡小化揣着写有家里地址的纸条,坐上大巴到镇里找人,可邻居的哥哥说要再干一天活儿,让他先回去,而蔡小化却把揣着的纸条给弄丢了。

返程的时候起了大雾,大巴车开到蔡桥村附近的站点,司机忘了提醒蔡小化下车。等蔡小化反应过来,车子已经开出去老远,窗外的地方全不认识了。他对着司机比画着想下车,司机看不懂,只让他到下一站下车。下车后,蔡小化想找家人问路,可他又聋又哑说不出话,路人要么摇摇头走了,要么用奇怪的眼神看他,就这么着,他跟家人彻底失联了。

这一分开就是30年,蔡小化先辗转到北京漂泊了几年,后来又到了本市宝坻区。在宝坻区的20多年里,他在厂里干活,虽说是聋哑人没法说话,但他特别机灵,厂里的活儿一学就会,全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。由于待人诚恳,蔡小化结识了不少朋友,老胡就是其中一位。

他乡遇到好心人

2023年9月,蔡小化骑摩托车出门,跟别的车撞了,受了重伤。老胡听说这事迅速赶到现场,一看蔡小化没有家人,手里也没

钱付医药费,急得没办法,就去宝坻救助站求助。站长李林松了解情况后,立马把蔡小化送到宝坻区人民医院安排手术。

在医院养伤的三个多月里,老胡一直在旁边照顾他,宝坻救助站的人也常来看他,送点日常用品,还跟他用手势聊聊天。蔡小化虽然不能说话,但心里清楚这些人的好,会用手势跟大家说自己恢复得怎么样,也会在大家来看他时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。

伤好出院后,因为不知道蔡小化的真实姓名和老家在哪,宝坻救助站按规定给他办了落户,取名党宝华,之后又帮他申请了低

保,把他安排到宝坻区舒心养老院养身体。在养老院里,随着身体的恢复,蔡小化的心情好了很多,笑容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脸上。出车祸前,蔡小化就一直使用智能手机,他会拍照片、录视频发给宝坻救助站的人看,也会网购。宝坻救助站工作人员刘晨说,蔡小化刚到养老院时手不怎么比画,后来慢慢活泼多了,每次见到工作人员,都面带笑容,还会主动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给大家看。

盼啊盼终于有了信儿

蔡小化住进养老院后,心里总想着回到

家乡,这个愿望也成了李林松的一件心事。后来,刘晨和同事一起去天津市救助管理站培训,带回了Y染色体父系溯源的寻亲好办法,李林松赶紧跟天津市救助管理站联系,申请给蔡小化用上这项技术。

2025年12月3日,天津市救助管理站的人专程来给蔡小化采血。采血后的日子里,蔡小化的生活有了盼头儿。每次见到宝坻救助站的人来,他都会主动迎上去,比画着“家”的手势,追问进度。转眼到了今年1月7日,天津市救助管理站传来了好消息,带着一摞和蔡小化匹配的人员信息。李林松很快就锁定了方向,联系上信息指向地的属地救助站,把他的情况和照片发过去,请当地村委会帮忙找一找,问一问。也正是这次对接,让远在安徽、41岁的蔡王飞,收到了盼了30年的好消息。

今年1月7日中午12点21分,蔡王飞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。当时,他突然收到了村干部发来的信息和照片,村干部问他“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”。蔡王飞问他:“你发我照片干什么?”村干部又问:“你仔细看看是谁。”在确认是失散30年的哥哥蔡小化后,蔡王飞看着照片哭了。村干部告诉他,通过Y染色体比对,蔡小化的信息跟蔡王飞两个儿子的信息对上了,人现在在宝坻救助站,被照顾得很好。当天,蔡小化也得知了找到家人的消息,他兴奋得一宿都没睡着。

蔡王飞说,30年来家里人从没放弃找哥哥,但凡听说哪儿有走失的聋哑人,就立马赶过去看,可每次都白跑一趟。没想

到这回靠着宝坻救助站和科技手段真把哥哥找着了。

扑进妈妈的怀里哭红眼

1月11日,蔡王飞赶到天津,还特意给哥哥买了黄外套、红毛衣、裤子和鞋。当晚9点,在蔡小化朋友开的饭店里,兄弟俩见了面,蔡小化一眼就认出了弟弟,冲上去抱住他哭,在场的人也都被红了眼眶。蔡小化用弟弟手机跟身在老家的妈妈视频,母子俩对着屏幕哭成一团,蔡小化还把妈妈的样子截图存到手机里。蔡王飞跟记者说,宝坻救助站给哥哥起的名字是党宝华,哥哥本名叫蔡小化,一个“华”一个“化”,读音差不多,“他们当时也不知道哥哥的本名,这事儿还真是挺神奇的。”

1月13日晚上7点多,李林松带着站里三名工作人员,亲自开车送蔡小化回老家。由于归家心切,蔡小化一夜未眠。他们一行人在14日凌晨4点多到了利辛县救助站办了移交手续,又去民政办跑完了流程,才往蔡桥村赶去。

上午9点,车开到蔡桥村村委门口,就看到村里早就挂好了“宝坻区救助站恩重如山 助失散亲人重回家园”的红横幅,上百名村民都出来迎接,蔡小化70岁的妈妈和妹妹,还有小时候一起玩的村民也都在人群里。蔡小化下车后,径直走向了坐在轮椅上的妈妈,母子俩抱头痛哭,妈妈一边掉眼泪,一边伸手摸着他的脸,现场的乡亲们也都抹眼泪,不少人上前拉着蔡小化的手说“回来就好”。蔡小化搀着妈妈往村委会里走,妈妈一直攥着他的手不松开,乡亲们围在旁边,热闹得跟过年似的。

李林松看着母子重逢的场面,感慨道:“今天她们母子重逢,让我更明白救助工作的意义,能让一个破碎的家真正正团圆,让人对生活有了盼头儿,对未有了希望。”

蔡王飞在电话里说,真要好好感谢宝坻救助站的人,也要谢谢如今的科技手段,要不哥哥这辈子可能都回不了家。如今,蔡小化终于回到老家,跟妈妈、弟弟和妹妹团聚,再也不用一个人四处漂泊了。

文/摄 记者 穆德旺
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